# 鄉黨圖考補證

鄉黨圖考補證卷三

黃縣王漸鴻著

聖蹟

家語本姓解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按商頌疏引世本云宋湣公生弗父何弗父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無世子勝一代杜注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是不從世本也

先世考

杜預謂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是有世子勝一代然

勝爲愍公曾孫不得稱世子亦不得以世子爲字唐書宰相世系表作世父勝則名勝字世父也

本姓解孔父生子木金父木金父生睪夷按左傳疏引家語本姓解作皐夷睪者皐字之誤也

皐睪二字音義俱不相通而轉寫往往通用考說文睪字解云伺視也從橫目從夲今吏將目捕罪人也此是睪之本字然不多見今書傳中睪字多是皐字也王應麟困學紀聞曰王霸篇睪牢天下而治之馬融傳注作皐牢案李賢注皐牢猶牢籠也何義門曰古人書皐作

睪一字也史記天官書黃澤作滜萬蔚亭曰臯俗作皐轉作睪葢爲皐陶之子列女傳作睪子詩鶴鳴于九皐孫叔敖碑收九睪之利今案左傳澤門之晳詩正義引作臯門之晳又左傳越臯如春秋繁露作大夫睪後漢郡國志河南成臯作成睪平臯作平睪凡此之類不勝枚舉葢皆讀睪爲皐故借睪字代皐字與其實臯與澤通詩鶴鳴傳曰臯澤也而與睪不能相通江君斷其爲誤字是也

襄十九年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則顏氏姬姓始生至爲委吏

乘田考
注

左傳齊侯娶於魯曰顏懿姬其姪鬷聲姬杜注曰顏鬷皆二姬母姓案杜注誤也婦人之姓皆在下無冠姓於上者二姬娶於魯則姬爲姓可知齊次風左傳注疏考證曰姬卽姓也顏鬷當是其氏族耳說與江君合又案顏師古急就章注曰顏氏本出顓頊之後顓頊生老童老童生吳回吳回爲高辛火正是謂祝融案說文匋字下段注曰顓頊產老童老童產黎左傳云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是也帝嚳誅黎以其弟吳回爲黎後奉黎之祀今據急就章注是吳回嗣黎爲火正也祝融生陸終陸終

生五子其五曰安是爲曹姓周武王封其苗裔於邾爲魯附庸在魯國騶縣其後邾武公名夷父字曰顏故春秋公羊傳謂之顏公其後遂稱顏氏齊魯之閒皆爲巨族又闕里志曰顏回邾國之後也武王克商封陸終之裔曹挾於邾其後夷父伯顏有功於周分封小邾爲魯附庸因以父字爲氏世爲魯卿士據此二說則魯又有曹姓之顏氏聖母之姓爲曹爲姬未敢臆說

魯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周靈王之二十年也公羊穀梁

皆謂孔子生於是年二家去聖未遠當必有據經書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則庚子者十月二十一日也公羊謂十一月庚子則誤矣

穀梁謂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子孔子生今八月二十一日也公羊作十有一月庚子微異齊次風公羊注疏考證曰公穀是孔門弟子所傳於孔子生日當無不確以十月宜有庚子言則公羊所云十一月者一字或是衍文孫頤谷讀書脞錄曰公羊襄公二十一年庚子孔子生釋文曰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

月也據此則古本公羊無十有一月四字有者後人妄增爾案齊氏以十一月一字爲衍文則是十月庚子然上有十月庚辰此不當重記十月公穀之例未有經文既書月傳文重書月者孫氏據釋文辨古本公羊無十有一月四字是眞讀書巨眼孔顨軒公羊通義亦從釋文無十有一月四字公羊之嵬賴二公而釋公穀與聖門一脈相承當時皆知孔子壽七十四歲故由哀公十六年壬戌孔子卒之歲上推至襄公二十一年己酉而記孔子生此二家之特筆也不

容有誤今當以八月二十一日爲先聖孔子誕辰

守訓案十月之說不特公穀去孔子近當無誤賈逵注襄公二十一年經云是年孔子生服虔注昭公二十四年經云仲尼是年三十五是漢人本無異說惟史記誤作二十二年杜預從之後蘇氏古史羅泌路史金氏通鑑前編孔氏家譜皆從之致至今沿訛

陬邑者孔子父所治邑論語作鄹左傳作郰後或作鄒一統志云故鄒城在魯縣界內其實非鄒國之鄒也

守訓案說文鄒字下云魯縣古邾國郰字下云魯下

邑孔子之鄉是漢時兩地字既不同未嘗誤屬史記作陬仍是郰字惟論語作鄹孔叢子作郰後括地志水經注諸書遂書作鄒致與鄒國之鄒混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云郰晉魯縣屬魯郡卽今曲阜縣與今鄒縣相接處據此是在今曲阜縣西南卽杜預所謂莖城也

史記正義引括地志故鄒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六十里昌平山在縣南六十里

庭詩案左傳介葛盧來朝舍於昌衍之上杜注魯縣

東南有昌平城闕里文獻考昌平山在尼山南五里下有魯源村即昌平鄉也案今昌平山在今鄒縣東北四十里陬邑及昌平本屬曲阜左傳杜注皆云魯縣東南是也宋省鄒縣入仙源縣祥符五年改曲阜曰仙源熙甯五年省鄒縣入仙源後又析置元豐五年復置故今在鄒縣境內括地志謂故鄒城在泗水縣西南六十里今本訛作東南昌平山在泗水縣南六十里者唐貞觀閒曾省曲阜入泗水也

故闕里在縣南五十里泗水縣南而兖州曲阜縣魯城西南三里有闕里中有孔子宅正義云夫子生在鄒長徙曲

阜仍號闕里也

泗水縣南五十里之闕里卽昌平鄉陬邑之闕里也魯城西南三里之闕里卽故魯城中之闕里也閻百詩四書釋地云闕里見漢書梅福傳東漢方盛稱之蓋緣魯恭王徙魯於孔子所居里造宮室有雙闕人因名孔子居曰闕里徵於水經注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卽靈光之南闕又徵於史晨饗孔廟後碑望見闕觀式路虔跽爾時闕尙存可得其名里之由宋于庭四書釋地辨證曰新序雜事一孔子居於闕

黨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是以七十二子自遠方至案此已見荀子儒效篇閻氏引荀子而謂仲尼居闕黨是暫居此闕黨正是孔子所居卽曲阜之闕黨甚明寰宇記曲阜縣云孔子家在故魯城中歸德門內闕里之中背洙面泗矍相圃之東北也案此以洙泗閒之闕里爲魯城內之闕里亦誤也矍相圃亦不得在魯城內別有辨又云闕里在縣西南三里魯城東北去洙水百餘步檀弓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閒正是闕黨矣其又名闕里者蓋里黨對文則異散文則通當時以爲闕黨後世可名闕里也漢書古今

人表作厥黨厥闕聲形相近未知誰是亦猶互鄉達
巷之類其命名之義不必深究至史晨碑所云自指
孔廟之闕觀若靈光之南闕與孔子廟何涉而式路
虔跽邪　案闕里即闕黨據荀子與新序葢可信也
闕黨之名已見論語豈可識其名闕之義乎閻氏之
說實出傅會顧亭林朱錫鬯皆謂舊煬公築茅闕處
亦同一傅會也皆不若宋氏謂名闕之義不必深究
然宋引寰宇記故魯城中闕里背洙面泗則亦誤其
說始於章懷太子後漢書注而元和志史記正義皆

沿其誤殊未思洙泗二水未嘗流經故魯城內也伍緝之從征記曰洙泗二水交於魯城東北十七里闕里背洙面泗南北一百二十步東西六十步四門各有石閫北門去洙水百餘步據此知背洙面泗之闕里非歸德門內之闕里背洙面泗是孔子領徒之所當時名爲闕黨後世名爲闕里者也此在魯城東北乃眞闕里之所在其昌平鄉陬邑之闕里與故魯城中歸德門內之闕里皆後人因孔子所居襲闕里之名耳史記正義引輿地志鄒城西界闕里然史記稱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不云生闕里此闕里後世所名也水經注沂水下云魯縣故城即曲阜之地阜上有季氏宅宅有武子臺臺西二里有周公臺臺西四里許則孔廟即夫子故宅漢書梅福傳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即此案此即故魯城中之闕里而不言背洙面泗此闕里亦後世所名也惟洙泗之間乃眞闕里之所在孔子生昌平鄉冠於宋娶於宋既返魯則居城內曲阜西故二十歲生伯魚得有昭公賜鯉事二十一歲始教闕里則在洙泗之間矣

左傳杜注五父衢道名在魯國東南據定八年陽虎取寶玉大弓以出舍於五父之衢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似五父衢在城外括地志謂曲阜縣西南二里魯城內未知孰是注毋卒考

庭詩案後漢郡國志魯縣五父衢注引地道記曰在城東與杜注合

守訓案陽虎出舍於五父之衢曰出是在城外顯然高氏地名考略引白褒魯記謂在魯國東南門外二里與襄十一年杜注亦合

學官蓋至賓館學之不必適郯也學官適周反魯考注

家語孔子之郯王肅曰郯子達禮孔子往諮詢焉又韓詩外傳孔叢子說苑皆載孔子適郯事

昭二十四年癸未二月孟僖子卒五月乙未朔日食孔子適周在敬叔學禮之後而曾子問有吾從老聃助葬遇日食之事則適周宜在是年三四月間

閻百詩四書釋地曰孔子世家載適周問禮於老子在昭公之二十年莊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見老聃是爲定公九年閻氏所推孔子年據生庚戌誤水經注云孔子年十七

適周是爲昭公七年索隱謂孟僖子卒南宮敬叔始事孔子實敬叔言於魯君而得適周則又爲昭公之二十四年斯四說者宜何從曰其昭公之二十四年乎曾子問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惟昭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見春秋若昭二十年定九年皆不日食昭七年雖日食而敬叔尚未從孔子遊　案閻氏江氏皆長於歷法推知昭公二十四年有日食與春秋合因謂孔子適周遇日食是昭公二十四年不知是年周室方亂

王子朝據王城劉文公與萇宏奉敬王居於狄泉方在日尋干戈之時而孔子適周有入后稷廟見金人事又有與萇宏論樂事劉文公論聖事謂適周在是年豈可信乎楊氏逢衡竹書紀年集證引鄭環曰孔子於魯昭公三十四年適周時周之亂已三年問禮者其名救亂者其志案孔子適周觀周廟見金人銘又觀明堂此其事皆在王城而是時王子朝據王城天王居于狄泉孔子豈肯適王城就子朝乎鄭氏環謂萇宏薦之劉子然劉子則在狄泉顯然相左矣今考春秋序正義曰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脩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脩春秋之經陳恭甫左海經辨曰嚴氏者公羊先師嚴

彭祖嚴彭祖漢宣帝時爲博士以公羊春秋教授生徒故稱曰公羊先師觀周篇者今家語有此篇名在第十一而其文與此不類然則嚴氏所引乃眞孔子家語之一篇也藏在東拜經曰記曰家語今本無與左邱明如周觀書於太史事蓋漢志本有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謂非今所有家語嚴氏所引必與劉班所見同今本係王肅僞作故無其文案據嚴氏所引家語則適周當在歷聘返魯之後史記敘脩春秋在獲麟之後曰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蓋因道不行而後

脩春秋將脩春秋而後適周必在歷聘之後矣考哀
公十一年孔子歸魯十四年春魯西狩獲麟春秋感
獲麟而作故適周觀書於周史是年五月庚申朔亦
有日食然則與老聃助葬遇日食蓋在哀公十四年
乎但哀公三年周人殺萇宏而適周有聞樂於萇宏
事豈問禮訪樂一適周將脩春秋又一適周與
敬叔有父喪家語謂與俱往疑未必然
僖子卒在二月適周遇日食在五月則敬叔學禮及
言於魯君以車馬資孔子當在三四月間斯時僖子

未葬敬叔斬焉在衰絰之中禮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況父死未葬而來學禮於孔子邪禮又曰衰絰不入公門豈言於魯君以車馬資孔子竟以衰絰入邪且敬叔是時尚幼左傳昭公十一年五月孟僖子宿於薳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注云二子似雙生則僖子卒之歲敬叔年甫十三歲耳父死未葬而奉孔子適周孔子亦不之拒邪蓋江君既以適周在昭公二十四年故敬叔之事種種可疑今據春秋昭公二十四年王室方亂則孔子適周當在

王室既平之後蓋此番適周問禮訪樂必是未仕以前事王肅家語所謂敬叔言於魯君以車馬資孔子與孔子俱適周者證以司馬遷史記小司馬索隱未必無其事若有之其在定公初年乎蓋昭公二十五年公孫於齊而魯無君無從言於魯君以車馬資孔子也家語正論解曰南宮說仲孫何忌既除喪而昭公在外未之命也定公即位乃命之辭曰先臣有遺命焉命二臣必事孔子而學禮以定其位公許之是定公即位之後敬叔始學禮於孔子其與孔子適周

必在學禮之後矣孔巽軒經學卮言曰子在周時家語有劉文公論聖人之語定公四年文公卽卒元二年間未沒昭公之喪訪樂萇宏又非攸宜前後推校其在定之三年與家孔氏此說確有所見以周敬王魯昭公及南宮敬叔劉文公萇宏事彼此互證謂適周在定公三年不可移矣若從老聃助葬遇日食當是哀公十四年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是時孔子因道不行將脩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如古本家語所記是也

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依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

大戴禮公冠篇成王冠孔顨軒補注曰譙周五經然否論曰古文尚書說武王崩成王年十三禮公冠記周公冠成王命史作祝辭告是除喪冠也周公未返成王冠弁開金縢之書時十六矣是成王十五周公冠之而后出也明堂位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據洛誥周公旣朝諸侯卽復政皆七年事是周公相成王朝諸侯之時年已二十歲家語周公抱成

王朝諸侯是王肅之誤

鴻恩按漢周公輔成王畫象成王中立周公旁侍足徵抱之說誤

齊景公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云云適齊反魯不仕考引

史記

晏嬰沮尼谿之事出晏子春秋外篇尼谿晏子春秋作爾稽司馬遷取之以入史記而不知此說實出於墨氏之徒也柳宗元辨晏子春秋謂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墨子曰孔子之齊見景公景公悅之封之以尼谿晏子曰不可夫儒法居而

自順立命而怠事崇喪遂哀盛用繁禮其道不可以治國其學不可以導家云云作晏子春秋者全襲此說孔叢子詰墨篇曰郎如此言晏子爲非儒惡禮不欲崇喪遂哀也察傳記晏子之所行未有以異於儒焉又景公問所以爲政晏子荅以禮云景公曰禮可以治乎晏子曰禮於政與天地並此則未有以惡於禮也晏桓子卒晏嬰斬衰枕草苴絰帶杖菅菲食粥居於倚廬遂哀三年此又未有以異於儒也若以口非之而躬行之晏子所弗爲觀此則沮尼谿之言決

非晏子語也此辨已發之前明王守溪亦引詰墨篇爲證而至今學者尙仍舊說而不悟故再著之

家語史記皆云爲司寇攝行相事其實攝相乃是相禮如夾谷相會論語趨進翼如賓退復命是也仕魯考毛氏經問亦曰孔子攝相卽是擯相之相亦引夾谷之會爲證是也全謝山力闢毛氏之非據史記孔子爲大司寇謂孔子已爲魯卿相是眞相今案史記明云攝相事則非眞爲相矣史記孔子世家曰由大司寇行攝相事崔靈恩謂侯國惟一司寇故孔子亦稱大司寇此論甚通全氏亦駁之全氏旣據史記奈何抹

郤攝字竟謂眞相邪蓋孔子不過一命大夫實未爲卿閻百詩曰司寇魯有以初命之大夫爲之者孔子是韓詩外傳猶載孔子爲司寇命辭曰宋公之子弗父何孫魯孔某命爾爲司寇無大字有以再命之卿爲之者臧孫紇是襄二十一年季孫謂武仲曰子爲司寇及後三年出奔邾也書於經以爲卿故若孔子雖與聞國政實爲大夫而非卿故經沒而不見不然豈有孔某出奔載在策書脩春秋時竟削之哉案閻氏此論甚確若孔子已爲卿其出走之時魯史必書

曰孔某出奔衛春秋非孔子私書脩春秋時豈得削其文哉秦樹峰五禮通考曰臧宣叔武仲皆官司寇而名見於春秋則魯之司寇亦卿官矣謂臧紇爲小司寇者非今案秦氏非也侯國無大司寇宣叔武仲爵雖爲卿其官秖稱司寇爵尊而官卑兩不相妨僖公三十三年傳曰以一命命郤缺爲卿亦未有軍行是其證矣魯成公之世季孫行父叔孫僑如仲孫蔑臧孫許公孫嬰齊仲嬰齊六人同時爲卿皆書於經如謂爵卿者官必稱大焉得人人而大之孔氏禮記

正義曰崔靈恩云夫子爲司空者爲小司空也從小司空爲小司寇也崔所以知然者魯有孟叔季爲三卿又有臧氏爲司寇故知爲小司寇今案孔氏此說亦非也臧氏自襄公二十三年已失司寇其出奔也雖立臧爲爲後使世其祿以守先祀而已不得世其官矣當時繼爲司寇者未知何人左傳昭二十五年有臧昭伯杜注曰臧爲子公若謀去季氏公以告臧孫臧孫以爲難是臧孫猶爲司寇與後至定公十年孔子始爲司寇不與臧氏同時也然則崔氏謂孔子爲小司寇者侯國惟一司寇本無所謂大小因其班

在小宰小司徒小司馬小司空之列故亦稱小司寇矣

衮衣章甫爰得我所章甫衮衣惠我無私孔叢子

庭詩案梁時菴先生謂衮衣當作褎衣

漸鴻案大夫冕服一章衣無文裳刺黻而已而孔叢子陳士義篇言衮衣章甫江氏謂假衮衣言之非也上公九命始有衮衣其名不可假且衮衣則必冕亦不得與章甫並稱梁時菴先生博極羣書謂衮衣當作褎衣當必有據梁時菴先生名諸沈初名亮吾鄉博學士也坎坷不遇以歲貢終著

述甚富今不傳今考褒衣之名有二一為特賜之衣雜記公襲褒衣一又丙子以鞠衣褒衣鄭康成謂加賜之衣褒進也一為褒大之衣前漢儁不疑傳褒衣博帶盛服至門顏師古注曰褒衣大裾也言著褒大之衣今案孔叢子所謂褒衣亦謂褒大之衣也其儒服篇云子高衣長裾振褒袖則褒衣亦謂褒袖耳禮記儒行衣逢掖之衣冠章甫之冠鄭注逢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袂禪衣也大袂即褒袖然則褒衣章甫猶言逢掖章甫淮南子氾論訓曰豈必褒衣博帶句襟委章甫

哉褎衣與章甫並稱有明徵矣

去衞將適陳過匡顏刻爲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去魯周遊考

毛西河四書賸言曰論語子畏於匡或據史記謂必當是衞邑然舊說謂陽虎曾暴匡人而夫子貌與虎類因有此難則陽虎不得暴衞邑按春秋傳公侵鄭取匡在定公六年是時季氏雖在軍不得專制凡過衞不假道反穿城而躪其地其令皆出自陽虎是虎

實帥師當侵鄭時匡本鄭鄙邑必欲爲晉伐取以釋憾而匡城適缺虎與僕顏刻就其穿垣而入之虎之暴匡以是也至十五年夫子過匡案圖考定公十三年孔子去魯適衞居十月去衞將適陳過匡毛云十五年恐誤適顏刻爲僕匡遂以爲虎而圍之則匡是鄭邑　案舊以匡爲衞之匡在今之大名府開州長垣縣然此時衞已徙都河南而長垣之匡在河北在長垣西南十五里由衞適陳不過此匡毛氏以爲鄭之匡證以左傳公侵鄭取匡再證以顏刻昔吾入此由彼缺之語是鄭之匡確不可易

夫子未嘗刪詩　歸魯至卒考

史記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朱錫鬯曝書亭集曰孔子刪詩之說倡自司馬子長歷代儒生莫敢異議惟朱子謂經孔子重整理未見得刪與不刪又謂孔子不曾刪去只是刊定而已水心葉氏亦謂詩不因孔子而刪誠千古卓見也　趙鹿泉四書溫故錄曰孔子刪詩書乃事理所無始自史記孔穎達詩正義嘗極辨其誣妄其振振言刪厥惟孔安國書傳序歐陽公篇刪章章刪句

之說最害於理乃世儒動相沿襲今遂習爲固然矣

案刪詩之說愚亦竊嘗疑之竊謂西周盛時之詩大半亡失夫子採輯無所得非刪也詩之亡失有亡於夫子未編詩以前者有亡於既編詩以後者觀於西周自文武以來其風詩僅存周南召南及豳風豳風唯存七月一篇爲眞豳風說別見養靜齋札記以成康之盛天子採風之時而列國竟無風詩者亡也此亡於未編詩之前者也豈夫子盡刪其盛獨存衰世之詩哉古人情動於中即發於詩列國之詩必不止於十三國今乃二南之

外僅存十三國風除去王風豳風其列於諸侯之國者僅十一國耳何寥寥也說者謂小國無詩或有之而不足錄然宋爲上公之國何以無風乎說者謂宋於周爲客不采其風焉然魯何以無風也禮記樂記子夏對魏文侯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齊次風曰宋無風而與鄭衛齊並列或是但論四國之音不涉詩篇也郝蘭皋曰據此宋有風也謂魯宋無風非矣案孔子親授詩於子夏今毛詩子夏詩也而無宋風殆未經傳授與且子夏所論四國之音皆衰世之音也其盛世則並其音亡矣伯禽繼商奄淫昏之後變爲禮教之邦其士民獨無歌謠乎明人僞撰申培詩說以魯頌爲魯風最安說者謂伯禽受封之

時天下太平列國未有變風魯人不當作頌然不當作頌亦不當作風乎列國未有變風豈亦無正風乎說者謂周尊魯不採其風然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豐郇皆文之昭也此數國者惟曹衛有風餘國何以無風也豈有之而皆不採乎邘晉應韓武之穆晉有風餘亦無風若謂國小則韓非小國也太公封齊召公封燕其國相等齊有風燕何以無風乎且曹衛齊晉之詩亦皆變風豈皆無正風乎江漢之閒善爲詩歌二南是也周室既定豈遂寂然無嗣

響乎周公大朝諸侯於明堂天下諸侯來者千七百七十有三國除去蠻夷戎狄其稱文物之邦者當不下數百國太史公謂古詩三千餘篇當不虛矣但不當言删耳孔子之先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下距孔子編詩之時甫七世而已亡其大半僅存五篇況由成康以來至於孔子歷年旣久中更喪亂王室播遷無怪先世之風詩盡亡也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起於平王之世正是詩亡之時也今所存者邶鄘而下曹檜而上皆西周之季與東遷以後之變風

王者不採風而其詩反存者賴夫子編輯而傳述之耳而倩盼素絢唐棣偏反當日師弟子所講習者今又不存此則亡於夫子編詩以後者也大小雅及周頌皆廟朝之所用學士大夫之所誦習故雖經喪亂其詩不亡夫子正樂稍加整理亦已大備曰雅頌各得其所亦足見其無缺失矣而工歌貍首金奏肆夏下管新宮當日賓客飲射必用之詩是決不可刪者而今又不存此亦亡於夫子編詩之後者也周禮鍾師以鍾鼓奏九夏鄭司農曰九夏皆詩篇名頌之類也樂崩亦從而亡案九夏以金奏或謂皆笙詩之類有聲無

辭若然亦當與南陔白華等六篇並存篇目而今亡矣唯肆夏之目僅見於國語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傅會之說耳　王應麟困學紀聞曰逸詩篇名若貍首驪駒祈招轡之柔矣皆有其辭唯采薺河水新宮茅鴟鳩飛無辭　案貍首篇名經傳屢見而無其辭鄭康成以禮記射義曾孫侯氏一節當之孫敬軒辨其非是蓋貍首詩辭亦亡而曾孫侯氏一節則別是一詩而亡其篇名者也祈招詩辭與轡之柔矣河水新宮茅鴟等篇名左傳引之鳩飛篇名國語引之是左氏時其詩猶存轡之柔矣詩辭見

逸周書曰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麃麃取與不疑采薺篇名戴記引之是孔子以後弟子傳習其詩猶存驪駒詩辭服虔云見大戴今大戴無之當在大戴亡篇中顏師古漢書注引文穎曰驪駒在門僕夫俱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此數詩者皆有其篇而後人逸之者也或謂采薺即楚茨河水即沔水新宮即斯干鳩飛即小宛皆傅會之談不敢從國語周語云周詩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以爲飫歌名之曰支此亦詩辭之略存者也周

書世俘解曰籥人奏武王入振萬獻明明三終乙卯籥人奏崇尚生開三終孔晁注曰明明崇尚生開皆詩篇名崇尚一本作崇高此皆亡其辭而僅存篇名者也漢書王式傳客歌驪駒主人歌客無庸歸驪駒詩辭幸有文穎注出客無庸歸則逸其辭而僅存篇名矣若左傳莊二十二年引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成九年傳引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襄五年傳引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

襄八年傳引詩曰俟河之淸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三十一年傳引詩曰淑愼爾止無載爾僞昭四年傳引詩曰禮儀不愆何恤于人言二十一年傳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二十六年傳引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晏子外篇禮亦引之記緇衣引詩曰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淸國家以甯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末三句與小雅節南山偶同非即節南山詩也坊記引詩曰相彼盍旦尚猶患之此皆並其篇名亡矣又緇衣引詩曰彼都人

士狐裘黃黃鄭注曰此詩毛氏有之三家則亡然則孔子所錄之詩後人亡之者多矣孔子所錄之詩當有三百數十篇言三百舉成數也學者指三百五篇以外皆爲夫子所删豈其然哉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春秋續經

春秋杜注曰仲尼既告老去位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孔疏引典命云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謂仲尼是大夫尊者準例合書故杜爲此注案春秋之例唯卿乃書卒孔子非卿而書卒杜

注謂魯之君臣宗其聖德而書之是也似不當論告
老未告老昭公十二年左氏傳曰叔孫昭子以再命
爲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曰三命踰
父兄非禮也據此知魯三家猶以再命爲常孔子不
過一命大夫孔氏引典命意孔子是再命亦非也
杜注又曰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
日日月必有誤案大衍歷謂己丑四月十一日江君
鄉黨圖考據是年正月有己卯正月旣有己卯故四
月己卯朔十一日爲己丑與大衍歷合後作春秋補

義謂是四月十日又作雜說篇云據公穀孔子卒年七十四歷譜推己丑四月十日彼兩處皆作十日蓋圖考在前晚年精於歷法始作歷譜當以歷譜所推四月十日為定江氏作鄉黨圖考序時年七十有六蓋圖考已前作晚年始序而行之中有與周禮疑義舉要春秋補義等作互相參差者蓋未經檢對云

鴻恩按牟陌人雪泥書屋雜識夫子忌辰據漢書律厤志等書推算謂四月朔日戊寅越十二日己丑與江愼修之算又異姑識於此以俟精於厤法者考焉

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服之冠佩象環五寸家語

襲衣之數士喪禮爵弁服皮弁服褖衣凡三稱雜記云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為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元冕一為五稱又云公襲卷衣一元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元冕一褒衣一為九稱故鄭氏云公襲九稱大夫五稱士三稱也孔子用大夫禮襲當五稱家語記孔子襲衣十有一稱恐不實又案襲衣有皮弁爵弁元冕者鄭謂以冠名服此襲其服非襲其冠賈公彥士喪禮疏曰生時男子冠婦人笄死則男子不冠婦人不笄故下記云其母

之喪髽無笄注云無笄猶丈夫之不冠也家語孔子之喪襲而冠者家語王肅之所增改不可依用案江氏據儀禮襲無冠佩疑家語後人追記不知今本家語乃王肅之僞撰也

守訓纂徐氏乾學云古之襲與斂皆不用冠蓋旣加冒則無所用冠案荀子禮論篇云設掩面儇目鬠而不冠

飾廟置翣 家語

家語作飾棺牆置翣檀弓同此引家語作飾廟誤也

鄭氏檀弓注曰牆柳衣正義曰牆之障柩猶垣牆障家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乎杏壇之上雜事引莊子

杏壇二字始見於莊子莊子之言本不足據郎如所云亦不過偶然休息於此耳近制義家乃謂孔子設教杏壇相承用之不知其非

朝聘

凡諸公相爲賓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再勞三辭三揖登拜受拜送注三辭辭其以禮來於外也

諸侯相朝考引

秋官司儀

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者主國致積賓三辭之然後拜受致問有幣賓亦三辭之然後拜受也再勞三辭者勞亦有幣賓辭主國之勞亦三辭之而後迎勞者入三揖及階升堂拜受幣也

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司儀

此經兩言三辭鄭注謂三辭重者先辭辭其以禮來於外後辭辭升堂今案前三辭賓辭主君之親來郊勞也三辭之而後車逆拜主君之辱後三辭賓辭主

君之幣也三揖至於階升堂主君授幣賓三辭之而後拜受也上文五積三問再勞皆使使者來故旅擯此郊勞主君親來故交擯旅擯交擯說詳後

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司儀

此經上文自主國五積以下凡言三辭皆賓辭也此將幣三辭乃主人辭矣蓋上文是主人致禮於賓故賓辭此將幣是賓致禮於主人故主人辭辭者不受之謂賓至於大門外主人見賓陳幣傳辭出請事賓對以將幣之意主人不敢當重幣傳辭三辭之然後

乘車出大門而迎拜賓之辱也疏但云上擯入受命出請事傳辭於承擯云云而不言所辭者何事圖考亦不知三辭是辭幣乃謂主人辭賓之朝誤甚說互詳聘禮通考及將幣旅擯三辭條下又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則三積皆三辭拜受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此亦主人致禮於賓辭是賓辭及將幣旅擯三辭拜逆此亦賓致禮於主人辭是主人辭說者謂賓辭主人廟受又謂賓辭主以大客禮當已皆誤

晁氏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子嘗言其禮當如此其說不

可通

江君皎晁氏之說是也文選四子講德論注引君召二句上題子曰二字然文選引經與選注引經往往增竄經文不足爲據鄭康成聘禮注云論語說孔子之行曰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又聘禮記注曰孔子之執圭鞠躬如也是鄭君所見論語使擯執圭兩條皆無子曰二字今又以記者文法證之鄉黨一篇但分節而不分章篇首以孔子二字提起以下連用如也形容之自恂恂如也直至愉愉如也作一

大段試細讀之顯見是記聖人之容貌

或嘗使他國行小聘或有他國大夫來行小聘

圖考據孔子仕魯之年春秋無書聘之事疑君召執

圭二節是行小聘然夾谷之會夫子已攝卿相禮使

擯節夫子趨進翼如賓退復命亦是攝卿行事左傳

荀林父謂先茂曰攝卿以往可也則春秋時常有攝

卿之事安知執圭節非使夫子行大聘攝卿而往也

又安知使擯節非他國大夫攝卿而來故春秋不書

也但無確證存疑可也不敢定指爲小聘

旅擯者陳擯而不迭傳辭

鄭康成謂旅擯不傳命非也聘義曰介紹而傳命何得謂不傳命鄭謂聘義是朝覲之禮自圓其說顯與經背　劉端臨遺書曰交擯傳辭旅擯亦傳辭叔孫通傳大行人設九賓臚句傳賓與擯臚與旅古今字也案士冠禮旅占古文旅作臚　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爲句案此解臚句亦鑿臚句傳者謂每句臚傳之耳　莊周曰大儒臚傳然則臚擯即傳擯案覲禮曰四傳擯　康成讀旅爲鴻臚之臚是矣而訓爲臚陳故有但陳擯位不傳辭之說蓋不然也

案周禮司儀注鄭司農云旅讀為旅於泰山之旅謂九人傳辭相授於上下竟問擯從末上行介還受上傳之賈疏曰此先鄭以為旅擯與交擯同然則旅擯亦迭傳辭先鄭已有是說今觀經文凡兩君相見皆交擯三辭凡君與大夫皆旅擯三辭其為三辭同也其交擯與旅擯則必有別矣蓋旅擯者擯介立定但臚傳辭命而身不移鄉黨左右手正是旅擯圖考謂似交擯非也交擯者擯介既陳其傳辭則往來相交不但左右其手矣大行人疏曰一往一來謂之交此

交擯亦取一往一來之義擯介立位各相去三丈六尺旅擯立而臚傳其聲揚交擯則身勤而聲肅矣

采成文曰絇繫無事則以繫玉因以爲飾皆用五采組上以元下以縪爲地圭考引聘禮記注

此注誤倒當云采成文曰絇皆用五采組此解絇組也繫無事則以繫玉因以爲飾上以元下以縪爲地

此解元纁繫也說見瑑圭繅藉組繫圖

趨進翼如也注疏皆不言趨進在何時以儀禮考之廟中相禮時也趨進考

大門外傳命時揖所與立左右手是彼時夫子猶爲承擯未攝上擯也攝上擯自入廟始圖考謂趨進是廟中行聘由中庭趨進阼階西以相君拜是也然廟中趨進實不止正聘贊拜之一節享如初禮聘夫人享夫人皆如初禮則皆趨進贊拜也禮賓公揖讓如初擯者進相幣亦趨進私覿公揖讓如初升堂再拜擯者贊拜亦趨進他如每一事畢賓出公立中庭擯者出請入告是時賓待於門外君待於中庭擯者不容紓緩亦必趨也又況一日之閒行聘行享聘夫人

享夫人禮賓賓覿介覿衆介覿皆於上半日行之下半日有歸饔餼事非疾速爲能勝其任乎故聘義曰聘射之禮

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強有

力者弗能行也

所釋之辭則後記云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

辱

後記所云乃公館賓時所釋之辭非廟中所釋之辭

也賈疏依聘義云北面拜既拜君命之辱然北面拜

既一句亦不似對賓之辭此時君拜爲拜受玉其辭

蓋曰子以君命之辱旣寡君重之以大器寡君拜君命之辱此聘義所謂北面拜貺也

趨進有辭見左傳者凡五

趨進贊禮固必有辭然左傳成三年郤克趨進嘲賓也襄七年叔孫穆子趨進責賓也皆於相君拜無涉襄九年同盟于戲鄭公子騑趨進昭十二年晉侯以齊侯宴投壺公孫傁趨進定八年晉侯盟衞侯於鄟澤王孫賈趨進尤於聘禮無涉

郤克叔孫豹之趨進正是從中庭趨進阼階西之事

聘禮曰擯者納賓是時公在中庭賓入門左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擯者退中庭蓋上擯既納賓入廟門即趨在君側詔相君之三揖及三讓升階諸節君與賓既升堂然後上擯退中庭也襄七年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云云是時叔孫穆子正在阼階下其趨進是由阼階下趨進阼階西也聘禮又曰公左旋北面擯者進公當楣再拜公受玉擯者退負東塾而立蓋公北面將

拜上擯由中庭趨進阼階西即兩階閒以相君拜君既拜乃受玉上擯無事退負東塾而立也成三年齊侯朝於晉將授玉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是時郤克在阼階西既相君拜賓將授玉郤克無事當退負東塾而趨進嚮賓是在將退之時也皆非由中庭趨進阼階西之事

君迎賓入門與賓鴈行擯介皆隨後鴈行

賓入大門時君在門內拜迎君既拜揖賓入乃與賓鴈行也其後每門止一擯及廟唯上擯入是唯介隨

賓後雁行擯不皆隨後雁行注疏說擯介皆隨後雁行誤

唯君相入客臣也相不入矣聘禮通考引司儀注君相卽上擯以其接賓故謂之擯以其相君故謂之相承擯紹擯皆接賓而不相君故唯上擯稱君相亦唯上擯獨從君入廟司儀曰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每門所止者承擯紹擯也唯君相入者對承擯紹擯不入者言也鄭云唯君相入者客臣也相不入矣誤此時客尚未入其相焉得入此時賓在廟門外立接西塾介在幣

南北面立几筵既設上擯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矣俱見聘禮又安得謂其相不入賈疏不辨鄭注之誤而以絕行在後解之不知鄭所謂絕行在後與所謂雁行相隨皆自相矛盾也諸侯相朝考引司儀及廟唯上相入彼處鄭注亦同此誤

及將幣旅擯三辭司儀注此三辭辭其主君以大客禮當己

三辭者主君辭非賓辭也主君不敢當賓之重幣恐賓有他事故使上擯出請事賓對以將幣之意主君傳辭三辭之然後納賓也一辭曰禮辭再辭曰固辭三辭曰終辭此實再辭而

云三辭者並請事爲三辭圖考之說是也覲其行享覿之時有幣玉有庭實皆直受之而不辭愈知此時三辭爲陳幣而辭矣注疏誤以此三辭爲賓辭圖考知是主人辭矣而又誤謂主人辭聘不知聘以修好無可辭也且賓始入竟已使士請事知其爲聘來矣賓至于朝又曰先君之祧拚以俟矣聘之日又使大夫訝賓于館矣至是而忽辭其聘何也

問君曰君不恙乎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於庭問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於庭二三子皆

在司儀鄭注疏曰問君曰以下未知鄭所出何文或云是孔氏聘問之辭亦未得其實也司儀疏

庭詩案賈疏所稱孔子聘問之辭卽服虔所謂孔氏聘辭襄二十七年左傳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執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孔疏服虔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舉而書之後世以備用也謂是孔氏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所言孔氏聘辭不知出同書實享禮而謂之爲聘舉舊辭而目爲孔氏事亦不必然也案孔氏聘辭以孔子存

錄之故目爲孔氏耳疑服氏猶見之孔賈諸儒不及見矣

繅有二種一者以木爲中幹以韋衣之天子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此爲繅也下記云絢組尺及曲禮執玉其有藉者則裼鄭亦謂之繅若韋板爲之者奠玉於上此則無垂繅屈繅之事若絢組爲之者所以繫玉於韋板使不失墜此乃有屈垂之法聘禮執圭以前考引聘禮疏

繅惟一種無二種也以木爲中幹以韋衣之此名爲繅經所謂垂繅屈繅即是物也若聘禮記之絢組不

名爲繅絢組者所以繫玉與繅使相連綴令繅可垂可屈也說已見繅藉圖若曲禮有藉則裼所謂藉乃元纁束帛之類用璧琮時藉於玉之下故名曰藉非繅藉也注疏以韋衣木板爲繅是也又以絢組爲繅曲禮有藉則裼亦爲繅是繅有三種矣曲禮有藉則裼鄭有二義一爲以束帛藉玉是也以束帛藉玉者聘禮賓裼奉束帛加璧享是有藉則裼也一爲以韋衣木板藉玉誤以韋衣木板藉玉則是執圭屈繅聘禮賓襲執圭不裼也圖考已有辨又案聘禮記元纁繫長尺爲一句絢組句無尺字此疏云絢組尺誤以元纁繫爲絢組也說已見繅藉圖

每門輒揖入者以相入偶爲敬也注執圭行聘考引聘禮

聘禮注曰每門輒揖者以相人偶爲敬也圖考引此

上句添入字下句改相人偶爲相入偶誤也鄭注大

射儀及公食大夫禮皆曰相人偶又中庸仁者人也

鄭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說詳

禮記條辨中庸本條下

公側襲聘禮

鄭注側猶獨也言獨見其尊賓也他日公有事必有

贊爲之者　案側不必訓獨也當以旁側爲義注又

日凡襲於隱者公序坫之間可知也此二語側襲之義已顯下經聘畢賓出公側授宰玉享畢賓出公側授宰幣若以爲尊賓不可通矣說詳儀禮條辨側有二義凡側尊側酌側階側降側足以及側殺側亨側載之等側皆訓特猶獨也若側襲側授側受側室側戶側席之類皆以旁側爲義不訓特側尊有兩解士冠禮側尊一甒注曰無偶曰側玉藻大夫側尊用棜疏曰側爲旁側在賓主兩楹旁側夾之側階亦有兩解奔喪曰婦人奔喪升自東階雜記曰夫人奔喪升自側階側階即東階是以旁側爲義書顧命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鄭注曰東下階某傳曰北下階孔疏辨北北下階是堂北唯有一階故曰側階是以無偶爲側側席說見禮記條辨

上文公揖入立于中庭今公與賓升堂云擯者退中庭此文與君立中庭同故云鄉公所立處聘禮疏

上文公揖入立於中庭是阼階之南南北之中東面公立此以待賓也此文擯者退中庭是階閒之南南北當碑內北面擯者立此覗堂上賓致命畢將要節而進以相君拜也不與公立中庭同處說見上擯相禮圖

君行一臣行二疏謂出齊語晏子辭今齊語無此文注君行一臣行二見晏子春秋內篇及韓詩外傳韓詩外傳曰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旣退孔子問

焉晏子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受幣也卑臣敢不跪乎晏子春秋曰君行其一臣行其二君之來遬是以登階歷堂上趨以及位也君受玉卑故跪以下之

將授志趨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後退聘禮記注曰志猶念也授如爭承重失隊也疏曰下如送者謂聘享每訖君實不送而賓之敬如君送然君回旋賓則退出廟門　案此四句皆謂堂上授玉時也志趨者實不趨其志念如將欲趨者然授如爭承如爭

承物考然下如送者旣授玉猶不敢遽退手在下如送物者然俟君回旋然後退皆是重失隊也俞蔭甫解將授志趨之趨爲促亦通郝氏讀趨授如爭爲句謂授玉之時直趨而進如爭先授今案曲禮云堂上不趨執玉不趨郝說似未安

守訓案桼氏蕙田云敖氏以授如爭爲句承下如送爲句郝氏以將受志爲句趨授如爭爲句皆非張氏爾岐云下如送當如論語下如授同解今案將授志趨注明引孔子之執圭爲證則當以皇氏疏舉足前

恆使不至地而踵或不離地如車輪之說爲確解非趨也又褚氏云集說讀爭字爲句則授受時成何威儀

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拜 聘禮記

此條是公館賓時所贊之辭圖考引爲執圭行聘之事誤聘禮曰公館賓賓辟上介聽命聘享夫人之聘享問大夫送賓公皆再拜注曰爲賓將去親存送之拜此四事記曰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

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拜又拜送君貺寡君延及二三老拜疏曰此卽上經云公館賓賓辟上介聽命聘享夫人之聘享問大夫送賓公皆再拜彼注云拜此四事彼見其拜此見其贄辭也案此前後注疏甚明圖考引此而截去又拜送以下三句遂誤以爲行聘時所贄之辭又拜送一句原在君貺寡君一節之後今本誤倒在前說見後

始見于君執摯至下容彌蹙注曰下謂君所也注士相見禮始見于君執摯至下注以下爲君所恐君所不可謂之下曲禮凡奉者當心身屈伏則摯至下

仍是當心也（說見儀禮條辨士相見禮本條下）又聘禮所執者君之瑑圭與士相見禮執己之摯以見君者不同不得以執摯至下相況

多貨則傷于德（聘禮記注）貨謂天地所化生謂玉也朝聘以爲瑞節

多貨謂享禮之庭實也若朝聘之瑞節則止用其一既朝聘而仍還之未有多者也享禮之庭實亦有限制故戒其傷德（說見儀禮條辨本條下）

介特覿也（私覿考引聘禮注）

賓私覿介不從非爲介特覿也蓋此時賓以臣禮見故介不從迨主人辭而更以客禮見賓入門左介皆相從入門左矣雖有特覿而賓覿時仍從賓也

出如舒鴈〈聘禮記〉

注曰如舒鴈威儀自然而有行列舒鴈鵝也　案爾雅釋鳥云舒鴈鵝此鄭注之所本然鵝行遲重而舉趾高賓出之威儀恐不如是蓋賓出介逆出如鴈行之舒布故曰出如舒鴈其云威儀自然而有行列是也不必以爾雅之舒鴈鵝爲解又案爾雅舒鴈鵝郝

氏義疏曰謂之舒者以其行步舒遲也

賓既告事畢衆介逆道賓而出賓退送賓考引聘禮注

前注以逆出爲由便是也由便者入在後者出在前故曰逆出經言逆出者屢矣衆介私覿時賓不在廟亦曰介逆出然則逆出非逆道之謂賓告事畢公出送賓此經無介逆出之文鄭補一句云介逆出末爲不可而云衆介逆道賓而出恐晦逆出之義

公出衆擯亦逆道紹擯及賓並行閒亦六步聘禮注

承擯紹擯末見其入廟此注實鑿空當云前此每門

所止者至是亦逆出

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於此君可以反路寢矣

論語說孔子之行曰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聘禮注

經云公再拜送賓不顧此在中門之外大門之內拜

送賓也公再拜賓趨出是謂賓不顧與論語復命賓

不顧不同觀下文賓請有事於大夫公禮辭許一辭

一許擯者傳命尚有兩番出入 一辭而許曰禮辭其辭其許皆須擯者傳命其禮見於燕禮曰射人命賓賓少進禮辭反命又命之賓再拜稽首許諾射人反命是一辭一許有兩番反命也 鄭注謂上擯送賓出賓東面而請之擯者反命

因告之疏謂反告賓不顧之時因告以賓所請直不知公禮辭許尚有兩番傳命也圖考謂復命時有二事一告賓不顧一告賓請明日有事於大夫不知論語復命賓不顧是在賓請有事於大夫公禮辭許之後也

補考上擯相禮始末

聘禮曰厥明訝賓于館訝迎也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此掌訝之事非擯者之事賓皮弁聘至于朝庫門外朝賓入于次次在大門外之西南乃陳幣陳幣在主國廟門外西塾之前享幣覲幣皆陳之圭璋則賈人執櫝而俟卿爲上擯大夫

爲承擯士爲紹擯上公之國擯五人則士爲紹擯者三人侯伯之國擯四人則士爲紹擯者二人上擯未出承擯紹擯以次立於門外東南南北直陳各相去三丈六尺皆西面上介衆介以次立於賓之北各相去三丈六尺皆東面末介與末擯相對亦相去三丈六尺擯介既陳賓出次東面立擯者出

請事後凡言擯者上擯也主君見賓陳幣不敢當賓之重幣恐賓有他事使上擯出請事上擯受公命出立之閾外之東揖承擯傳公命以次遞傳至上賓賓對以將幣之意復以次遞傳至上擯上擯入告公公命上擯出辭幣仍以次遞傳如是者三然後有命納賓司儀所謂及將幣旅擯三辭也公皮弁迎賓于

大門內庫門內雉門外南北之中左相西面此時卿大夫士不爲擯者先已在廟即位而侯之卿大夫阼階之東南西面北上上士門東北面西上大夫納賓公不出大門降於待其君也大夫即上擯詳言之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統言之卿亦大夫賓入門左衆介隨入入庫門也公事自闑西於人爲

左注曰於是賓主人皆裼

**公再拜**

拜賓入門公南面拜迎上擯相禮

**賓辟不答拜**

君拜時賓退辟漸曲而西凡爲人使例不答拜

**公揖入**

入雉門也廟在雉門內之東

**每門每曲揖**

每門者雉門及每廟之隔牆通門也將入門則曲而相近既入門則曲而相違故每門每曲則相揖上擯隨行近君詔相君揖衆擯隨後每門止一擯衆介隨賓後雁行上介拂闑大夫介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

**及廟門**

太祖廟門

**公揖入立于中庭**

公揖先入省內事命司宮設几筵既則立於中庭以俟賓上擯亦從公入門東東上少進於士負東塾而立司儀曰及廟唯君相入也夫子攝上擯自此時始知此時始攝上擯者以其揖所與立左右手是大門外傳辭迎賓之時夫子猶爲承擯也

**賓立接西塾**

廟門內外東西皆有塾此爲廟門外之西塾東面注曰介在幣南北面西上

**几筵既設**

設几筵以依神戶西西上右几

**擯者出請命**

擯者出立闑西閾外請命若曰寡君須矣蕭賓所以命之

**賓**

襲執圭擯者入告出辭（亦三辭也前陳幣時已三辭矣今復三辭玉者圭國之重器故又特辭之且前陳幣時圭猶在櫝不敢決其為圭也）納賓賓入門左（入闑西也）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介無事止於此）三揖（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曲北面揖當碑揖賈氏曰既初一揖君在中庭進揖之）至于階（君至於阼階下賓至於西階下上擯從君至阼階下在君之右）三讓公升二等（公先升至第二等賓乃升第一等以後君升一等賓升一等所謂拾級也）賓升西楹西東面（君升阼階上西面）擯者退中庭（由阼階下退至中庭北面）公左旋北鄉（將拜）擯者進（由中庭趨進）公當楣再拜（上擯釋辭於賓以相君拜）○公側襲（側謂旁側襲於序坫之間）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君西面賓東面訝授受）擯者退負東塾而立（反其故位敖氏繼公曰凡擯者之退近則中庭遠則負東

塾覲後事之久速以爲節案是時聘禮既畢賓降出公裼降立於中庭以俟後事○以上相聘禮○擯者出請公在中庭上擯由負東塾之位進受命於君出請於賓不知賓事之有無故請之賓裼奉束帛加璧享聘以將敬故襲享以達情故裼擯者入告出許享有幣玉有庭實而直許之不辭者前陳幣時已三辭矣司儀及將幣旅擯三辭諸家不識三辭之義觀此可曉然矣賓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致其君之命也前行聘時賓亦致命經文詳略互見公再拜受幣亦許受也享如初禮上擯相禮諸節皆如初○以上相享禮○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如初禮上擯相禮亦皆如初○以上相聘享夫人若有言因聘而有所告請或有問則以束帛束帛加書如享禮相禮亦如享此不必其有無○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公事畢賓奉束錦以請覿擯者入告出

辭請禮賓 請先禮賓而後受其覿也 賓禮辭聽命 禮賓之禮別詳於後 ○賓覿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 私覿之物亦公物非己物 入門右 私事自闑東賓以臣禮見故不從介 北面奠幣再拜稽首 凡執贄以相見者以客禮則升堂授贄以卑見尊則入門奠贄 擯者辭 辭其臣禮 賓出擯者坐取幣出○擯者請受 請以客禮受其覿 賓禮辭聽命 凡辭與許擯者皆須反命說已見前 牽馬右之入設

賓奉幣入門左 以客禮見則入門左 介皆入門左西上 以客禮見故從介介止於此無事 公揖讓如初升公北面再拜 上擯相禮皆如初 賓三退反還負序振幣進授當東楹北面 雖以客禮見猶不敢東面授 ○賓降階東拜送 拜送幣 君辭拜也 擯者傳公命辭賓之下拜賓仍拜也 君降一

等辭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言寡君從子降階矣子雖將拜當從
君命而起也然此時賓已拜竟參觀公食大夫禮可見況上文明云拜也是君辭而賓仍拜也注疏說降階賓
未拜非是栗階升也栗階即歷階不聚足說詳升堂降等考公西鄉賓階上再拜
稽首雖於階下拜竟君既辭之是未受其拜也故復再拜稽首公少退辟拜也凡辟拜皆有辭投
壺曰主人拜賓盤旋曰辟賓拜主人盤旋曰辟若君辟則擯者告辟也賓降出凡賓出君皆降立於
中庭○擯者出請上介奉束錦上介大夫士介四人皆奉玉錦
束請覿注曰玉錦錦之文纖縟者禮有以少文為貴者擯者入告出許上介奉
幣即束錦儷皮麋鹿皮二人贄皆入門右上介士介皆入門右以臣禮見東
上奠幣皆再拜稽首擯者辭辭其臣禮介逆出擯者執上幣

上介所奠之幣士執眾幣主國之士執眾介所奠之幣主國之士不言擯非擯也觀此則承擯紹擯不在廟中明矣有司二人主國有司舉皮從其幣出請受此請受是請介等各受其皮幣委皮南面執皮者西面北上有司二人執皮者既南面委皮即左旋西面北上立也士執眾幣者不委擯者請受擯者猶執上介之幣以公命請受此請受是請以客禮受其覿介上介禮辭聽命皆進訝受其幣上介奉幣上介特覿皮先仍用二人贊入門左奠皮以客禮見故入門左公再拜拜受幣也拜於中庭立處介振幣自皮西北面授幣上介雖以客禮見仍不得升堂授幣退復位仍自皮西退而南復位再拜稽首送幣北面拜介出○擯者又納士介士介四人入門右奠幣再拜稽首終不敢以客禮見擯者辭辭其臣禮介

逆出擯者執上幣眾介之上者所奠之幣以出禮請受一請曰禮請賓辭則已不再請也賓固辭賓代士介辭也鄭注曰固衍字公答再拜擯者反命公答再拜曲禮君於士不答拜也彼爲本國之士異國則答拜之擯者出立于門中以相拜相拜必釋辭此時士介皆已在門外故立門中相拜士介皆辟士三人東上坐取幣立本國之士坐取眾介所奠之幣立者待擯擯者進擯者仍執上幣自門外來宰夫受幣于中庭執幣者序從之凡受賓物皆東藏之內府宰夫所受者上擯所執之上幣也士三人所取之幣亦隨宰夫以東○以上相私覿禮擯者出請事不敢必賓事之有無賓告事畢擯者入告公出送賓及大門內雉門外庫門內初時迎賓之處公西面賓東面公問君賓對公再拜拜其無恙公問大夫賓對公勞賓賓

再拜稽首公答拜公勞介介皆再拜稽首公答拜問君問大夫勞賓介皆擯者傳公辭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公再拜賓趨出是謂賓不顧與論語復命賓不顧不同說已見前賓請有事於大夫上擯送賓出賓東面而請之公禮辭許賓即館有事於大夫即明日問卿問大夫之事請於明日行之故既得請送即館必請之者大夫無私交也公禮辭許一辭一許擯者傳命尚有兩番出入既傳命許賓之請賓乃退鄉嘗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在此時也○以上相送賓○聘禮記曰既覿賓若私獻奉獻將命方望溪曰私獻若魯壺宋斤非聘享之法物故私獻而以君命將之案私獻亦公家物非己物擯者入告出禮辭賓東面不入門坐奠獻再拜稽首擯者東面坐取獻此在廟門外也擯者宜西面此東面者注曰以宜並受也案賓已奠獻於地擯者於地取之雖

非並受亦擬並受也舉以入告出禮請受賓固辭鄭氏曰固亦衍字公答
再拜在中庭遙答之擯者立于閾外以相拜上經眾介私覿擯者出立門中以相
拜此言閾外互相備也閾外門中當西北面所謂賓主兩向之也賓辟擯者授宰夫於
中庭以上相私覿亦不必其有無○聘禮公館賓賓辟上介聽命爲賓
將去親至賓館致殷勤也賓不敢當故辟不見而使上介聽命鄭氏曰公在賓館之廟門外東面上介在門中
閾外西面聘享夫人之聘享問大夫送賓公皆再拜拜此四事問大
夫即前番有事於大夫公今亦拜謝之也鄭氏曰擯者每贊君辭介對曰敢不承命告於寡君之老○聘
禮記曰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在存也此館賓時擯
者贊拜聘享之辭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拜此館賓時擯者贊拜聘享夫人之辭

君貺寡君延及二三老拜此館賓時擯者贊拜問大夫之辭又拜送此館賓時拜送鄭氏曰其辭蓋曰子將有行寡君敢拜送金樸園儀禮正譌曰唐石經及鍾氏本經文次第如此今注疏本又拜送一節經注皆倒在君貺寡君之前○以上相館賓

補考禮賓

聘禮記及享發氣焉盈容私覿愉愉焉與論語享禮有容色私覿愉愉如也合故康成注儀禮引論語孔子之於享禮有容色論語鄭注亦據聘禮記以享禮爲享集註因之然考聘禮經聘之後有享享之後有禮禮之後有私覿享與禮在私覿之前實爲二事孔

輿軒謂論語享禮是二事於理較長圖考有禮賓考缺略未備今據儀禮補之

聘禮曰賓奉束錦以請覿擯者入告出辭請禮賓賓禮辭聽命擯者入告宰夫徹几改筵注曰宰夫又主酒食者也將禮賓徹神几改神席更布也案諸侯神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今徹此席改布大夫席蒲筵緇布純加莞席元帛純徹几不改設几者公將親授几也神席西上改筵東上仍在戶西公出迎賓以入揖讓如初上經三揖至于階據賈疏初一揖賓入門及霤時公在中庭遂與賓一揖也此經公出門迎賓則入門將曲時賓主當相鄉而揖與彼不同餘揖讓皆如初公升側受几于序端受於宰夫也宰夫以几自東箱來故公側受於序端不訝受不並受是謂側受下經私覿之禮曰宰自公左受幣自公左授郎

是公側受此云公側受几亦是宰夫自公左授也注疏訓側爲特非周禮司几筵疏曰凡几之長短阮諶云長五尺高二尺馬融以爲長三尺舊圖以爲几兩端赤中央黑宰夫內拂几三奉兩端以進據此文云奉兩端則馬融以爲几長三尺近是公東南鄉外拂几三卒振袂中攝之進西鄉擯者告注日告賓以公授几賓進訝受几于筵前東面俟公壹拜送賓以几辟北面設几不降階上答再拜稽首西階上北面拜宰夫實觶以醴加柶于觶面枋柶音四狀如七醴有糟故用柶枋古柄字公側受醴賓不降壹拜進筵前受醴復位西階上位公拜送醴亦壹拜凡飲酒皆先拜受而後拜送此禮亦然宰夫薦籩豆脯醢賓升筵擯者退負東塾賓祭脯醢以柶祭醴三庭

賓設注曰庭實乘馬疏肅三曰庭實或皮或馬唯所有耳案用皮則麋鹿皮也降筵北面以柶兼諸觶尙擸坐啐醴擸士冠禮士昏禮皆作葉注云柶大端古文葉作擖公用束帛建柶北面奠于薦東擯者進相幣此經皆賓主互爲賓祭脯醢祭醴之時主人卽設庭實賓坐啐醴之時公卽用束帛賓主同時有事也經文簡古而禮節如見賓降辭幣公降一等辭注曰辭賓降也栗階升聽命降拜注曰公辭升拜受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北面退東面俟公壹拜賓降也卽賓不顧之意公再拜賓執左馬以出注曰餘三馬主人牽者從出也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馬○聘禮記曰禮不拜至注曰以賓不於是始至今文禮爲醴醴尊于東廂瓦大一有豐注曰瓦大瓦尊豐承尊器案大讀爲泰薦

脯五職祭半職鄉飲酒記薦脯五挺挺同脡五職卽五脡祭醴再扱始扱一

祭卒再祭扱古插字主人之庭賓則主人遂以出主人之有司執以出卽鄭所謂餘三馬也若用皮亦主人之有司執以出賓之士訝受之○若君不見

使大夫受不禮若君有故不見賓使大夫受賓之聘則不禮禮賓之禮恩出自上也

後學丁葆鈞校